

XIANDAODA MEIZHOU

谁比哥伦布先到达 美洲

叶雨蒙 著
昆仑出版社



谁比哥伦布先到达美洲

叶雨蒙 著



昆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谁比哥伦布先到达美洲/叶雨蒙著. —北京: 昆仑出版社, 2003.1

ISBN 7-80040-653-9

I. 谁… II. 叶… III. ①文化交流-中外关系-文化史-研究-美洲
②经济交流-中外关系-经济史-研究-美洲 IV. K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70013 号

书 名: 谁比哥伦布先到达美洲

作 者: 叶雨蒙

责任编辑: 张俊南

装帧设计: 明 丽

责任校对: 刘 妍

出版发行: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8 号 邮编: 100081

电 话: 62183683

E-mail: jfwybs @ public. bta. net. 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45 千字

印 张: 5.375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0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80040-653-9/G·101

定 价: 12.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小 序

认识叶雨蒙的时候，我们都还年轻。

记得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八一电影制片厂招待所的二楼。不知为什么，竟莫名其妙集中了一帮想“触电”又怕“触电”的作家——古华、王群生、毕必成、陈敦德、尤凤伟……当然，其中也少不了爱凑热闹的我。

作家们多是夜猫子。一般早上少有踪迹。到了夜晚呢，又得伏案“爬格子”编故事，要不可不就亵读了“编剧”的美誉？所以大伙儿聚会的时间就不知不觉定在了中午，吃午饭的时候。

嘿嘿，那时候呀，不是自吹自擂的，故事片室食堂里当真是“文曲星”灿烂！大家无论是在排队买饭买菜，还是三五成群围坐在桌前“打平伙”，聊的吹的侃的都是故事——人物——情节……不过，偶尔也会夹杂些荤素不等的小段子。我可以向毛主席保证，这样的段子确实不多，真的。

雨蒙和我，就是在这里点点头、笑一笑、说几句话，逐渐成了朋友，好朋友。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

忽然有一天，雨蒙打来了电话，说是拍了一部十五集的电



视纪录片《谁先发现美洲》。我当时大吃一惊，说：“你弄的什么虚玄呀，老兄？谁发现了美洲？连孩子都知道，是哥伦布呗！”

雨蒙笑道：“这只是说法之一。”

我问：“难道还有其他的说法？”

雨蒙说：“有，当然有。有法国人在二百多年前就提出来了，说最早的美洲移民可能是黄种人。”

老天爷。简直是天方夜谭。

雨蒙继续说：“中国著名的考古历史学家贾兰坡先生就非常支持这一说法。”

哦。倘若贾兰坡院士也持此观点，那又另当别论了。贾老享誉全球，有“北京人”之父的美称。

不几日雨蒙便飞来了贵阳。满满的手提箱里，就是录有《谁先发现美洲》的BETACAM磁带。节目制作得很精致，解说写得也很棒，只是也许囿于现场拍摄的困难吧，画面就显得有些单薄。当时我想，如果用这样的立论写成一本书，恐怕就能够弥补许多镜头的不足了，恐怕也就能圆满许多镜头以外的故事了。

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雨蒙果然写了一本书，《谁比哥伦布先到达美洲》。

不过，这又是几年以后的事情了。

始终是干文学出身的，无论让我面对什么类型的文字，我都形成了一些颇为偏执的习惯。我总以为，面向大众刊发的东西就应该尽量贴近大众。从民间阅读的角度讲，当今众多的著作，无论偏于理论学术方面的，还是纯文学类型的，皆在这个时代悄然退潮了。这不仅是因为大众的阅读期待越来越多元化，且又似是而非、面目模模糊糊，更因为许多文字作品与我们的灵魂并不相应。



偏偏有趣的是，作家也好，学者也罢，都并不打算要写，更不打算真挚地“悼亡”什么。然而，在时代大命运的真实的欺诈与盘剥下，总会有一些本质而务实的人，不由分说或是鬼使神差地找到自己的表述空间，赢得了自己的读者群。

因此，完全可以这么说，对于纯文学类的东西，我们似乎仍然能想见它别样的意趣。只可惜我们无消受之福份——身不由己的快节奏，不知所云、言不由衷的危机感，竟让忙碌与躁动本身变成了我们的一种使命。

但千万不能说我们由此便放逐了闲雅的心态与情趣，丧失了求知与审美的价值取向，更不要说是我们的心灵不再需要抚慰。

其实在早已五光十色、光怪陆离的世界中，不仅语言文字依然魅力四射，而且对于任何关乎人类存在、历史与命运的学科依然对我们具有着非常特殊的诱惑力……

《谁比哥伦布先到达美洲》的诞生，便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偏重理论学术的文章历来是曲高和寡、鲜有读者。况且，本身就过于纵深化和精密化的东西，多少会流于空疏和浮泛，越想精确相反越不科学。如果我们仅以一种分析立场、科学理性的巨大模板、逻辑，过于依赖符号秩序以及凡事都得提供出答案的实证主义观点，我们不仅将要远离做学问的初衷，也将会远离了我们人类自身。

可喜的是，《谁比哥伦布先到达美洲》的文字，有效地完成了这么一个奇特的建构：一种允许和鼓励学人讲述一切的语言法权——同时，又介入了文学与田野报告的特征，从而有效地逃脱了文学的臆想成份对其述理的浸染、训导。

更为可贵的是，从某种意义上讲，雨蒙并不中止自己的“价值判断”——当然，在这里我仅仅是指一种历史的观察尺度。这不但谨守了作家自己的述理疆界，同时又能将作家自己的意趣弥



散、游移在感性事物之间……

雨蒙非常擅于运用一种场面素描，其文字因质朴而动人，因简练而清新。娓娓道来，却不扭捏作态。比起那些从观念到理论的，或只是“心入神不入”的田野作业所得出的研究成果，更有一种独特的价值。或许，这种“平民化”的文化视野，总会有人说它是非专业的一种东西：是非文学非学术的怪胎。我个人倒认为，在这个“泛阅读”的时代，这或许是最好的一种“载体”了。

一般学人长于叙述而拙于描写。雨蒙的文字却超越了二者的差别。我从这些优美而简练的行文中，仿佛亲眼目睹了文化原生态的一系列巨变。它是一种吸取了纪实文学、文化散文和田野报告长处的新文体。由此便有机地拓宽了普通读者与学术界、文学界之间的某种空间。

作家自觉地放弃了追求宏大叙事和理论体系的构建，在一种从容不迫中，静静地走出了一味讲求“量化与精确”的科学之胡同。作家直言：“有时候，历史的秘密往往隐藏在民间口碑的世代传说之中。”当然，话虽这么讲，在《谁比哥伦布先到达美洲》里，作家仍然辅以大量官方与非官方的史实或佐证，以及个人的合理推断。这将使他的读者群不仅会获得审美的快乐，同时也会获得“信”的可靠资粮。

雨蒙的视野涉猎面较为开阔，可谓纵横捭阖、博古通今。其文化反思，文化自觉的印迹随处可见：“今天，与西方发达国家一样，中国人也不仅‘放眼全球’而且将目光投向了无垠的宇宙，也将制造航天飞机，也将登陆月球……但是，因循的习惯势力是否给我们一副沉重的翅膀？思想的闪电能否照亮航程？”

我们再看这样的感慨：“遥想三千年前，商殷先民为避战祸，夺海东渡，漂航美洲，历九死而后生，终于到达东方日出之地，开辟一片新的家园，令人顿生无限崇敬与缅怀！”



简练而质朴的文字，深深地浸透了作家强劲的“生存意志”和对生命无限的热爱与崇敬。讲起中日历史上的某次战祸时，作家则说“他们有的朝夕阳方向眺望，眼中满含对祖国的怀恋和随波东去的无奈；更多的士兵强打精神，在船舷旁向前方眺望，眼神中满含求生的希冀。也有的士兵爬上高高的桅杆，手搭凉篷遥望东方：何处是生存的彼岸？”

——站在历史的高度上看，人类的行为总是要为其某种目的服务，看似无可厚非、天经地义。而目的实现也好，不能实现也罢。其结局与代价哪怕总是无人认真地解读与关注，但它们却一如既往地饱蘸了所有关于人类的存在与终极命运的秘笈……因此，作家“多么怀念，《山海经》作者所处的上古无国界时代。”

是的。我无意夸大《谁比哥伦布先到达美洲》所承载的信息和意趣。只是觉得面对我们的大众读者，我们应该离弃学人的艰涩与孤独，找一种行之有效的“学者”和“作家”的统一的语境与语义。因此，我之所以乐于为雨蒙的《谁比哥伦布先到达美洲》作序，正是为了向雨蒙及读者们表达我自己的主题：我们的确需要多样化的方式或手段来进入文化学、人类学、民族学。

阅读应该成为大众最高尚的一种娱乐。因为，这一切，本身就是一种非常难能可贵的“文化之旅”。

谢谢雨蒙。

一点感慨而已。

权当成“序”。

王 剑 2002.2.9

于贵阳花溪“养心斋”

目 录

小 序	(1)
-----------	-------

第一章 黑潮	(1)
--------------	-------

第二章 殷人东渡美洲	(16)
------------------	--------

第三章 漂泊的落花生	(33)
------------------	--------

第四章 从“东干人”说起	(44)
--------------------	--------

第五章 追猎毛象及其它	(61)
-------------------	--------

第六章 “扶桑”断想	(75)
------------------	--------

第七章 耶婆提之谜	(89)
-----------------	--------

第八章 遥想李陵台	(101)
-----------------	-------

第九章 说龙	(112)
--------------	-------

第十章 《山海经》与美洲	(128)
--------------------	-------

第十一章 扬帆美洲	(148)
-----------------	-------

后 记	(160)
-----------	-------

第一章 黑 潮

有一次，几个朋友在前门饭店相聚。同座有一位日本客人，是一位年过花甲的长者。饮酒谈笑间，我问他是否在二次大战期间当过兵，具体说，是否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有过从军的经历。他微笑着否认，说，也可能中国人见到老一点的日本男人，都会猜想那或许就是一个当年的日本鬼子。并说，他如果有过那样的经历，一定真诚地向中国人民道歉谢罪，而不像日本政府的某些政客，对此总是躲躲闪闪，不愿正视。

我对他说，从情理上讲，其实日本人最不应该来中国杀掠。

常说，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历史渊源悠久，此话一点不虚。

且不说中国先民辛勤培育的水稻传入日本，使得日本先民得以结束渔猎而转向农耕，从而催生了日本的弥生文化。单单一个秦朝的徐福东渡，便在日中文化交流史上留下多少佳话。至今日本尚存有“徐福登岸处”、“徐福墓”等遗迹。据说，有的日本学者，经过研究考证，认为徐福就是日本第一代神武天皇。再说近些，汉武帝时，日本尚属汉朝所辖，史书有“倭国，位于东海，属燕地”的记载。两百多年前，在日本福岡县糟屋郡志贺町，曾出土一枚中国东汉光武帝赠给日本“委奴国王”的金印，委字为倭的简略，印文为“汉委奴国王”五个隶字。这与《后汉



书·东夷传》的记载相互印证。该书记载，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帝赐以印绶。

说中日“同文同种”是没错的，只可惜当年日本军国主义把这四个字当做吞并中国的幌子来利用，真实中日真是该“亲善”才对。

我这番议论显然不无大中华的优越感，但那位日本老者还是微笑点头。他承认历史上日本文化从汉文化得益甚多。

“不过，”他话锋一转，“其实，中国人也应该向日本人道歉——你们也有对不起我们的地方，你们古代的舰队就攻击过日本……”

他说的是元代水师进攻日本列岛之事。

《元史·世祖本纪》载：

至元十一年(1274年)，发兵一万五千人，战舰九百艘攻日本。因遭风雨袭击，战舰触崖倾毁，从日本败回。

至元十八年(1281年)，发东路军战船百艘，江南军战船三千五百艘，二次抵日本。遭飓风，战船多被沉没。

此后，翌年二月，仍在乾山造战船千艘，在扬州、平栾(河北永平)、隆兴(江西南昌)共造战舰三千艘，准备第三次进攻日本。

十三世纪成吉思汗创建的蒙古铁骑，曾经横扫欧亚大陆。其水师也十分了得，舳舻战舰，浩浩荡荡，东至日本，南抵爪哇。

“幸好元军没有攻下日本，”我笑道，“不然，日本人后世还要发动民族独立的战争……”

“神风!”日本老者激动地说，“是神风救了日本!”

由于担心朋友的翻译不准确，这位日本客人特意吩咐服务员找来纸簿，用粗重的水笔写下两个苍劲的汉字：神风!

神风!

——这两个字似闪电般在一霎间触动了我。所谓神风，即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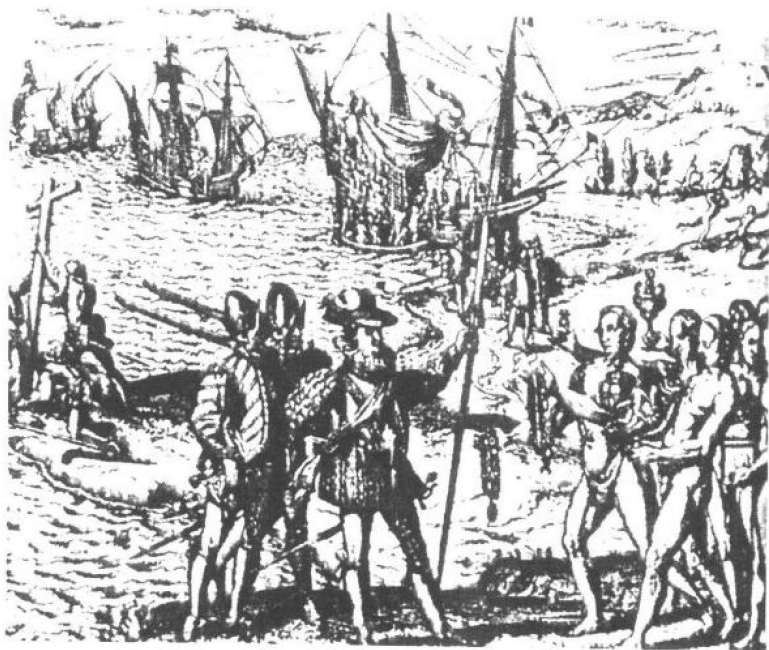


台风、飓风，由于它的突然而至，对于辽阔海洋上的船舰来说，抵得过千军万马。我的脑海间浮现出这样一幅海战图：

波涛汹涌的海面上，数千艘元军水师的战舰缓缓驰来。甲板上，身披铠甲、手执刀枪弓弩的士兵虎视前方倭国的海岸线，军士的头上，风帆鼓动，旌旗猎猎；身后，军鼓被震天敲响，盖过了滚滚波涛。却不料，风云突变，海天相接处，乌云挟着闪电雷鸣似万马奔腾而来！顿时，海上掀起万丈狂澜，战舰颠簸，相互撞击，桅倾楫摧，士兵纷纷坠海……好一场风暴！

神风——救了日本的神风，却使我冥冥中联想到一些别的什么。

是的，我想起了以前曾听到过的使我很感兴趣的一段掌故。



哥伦布登陆美洲



那是航海史学家房仲甫先生对我说起的。当时，我们共同为中国人是否在哥伦布之前到过美洲的专题进行过一次谈话。房仲甫先生对此持肯定的意见，并且随口就说出这段掌故。他说，中国人当然早就到过美洲。一位名叫麦基威的历史学者（维多利亚历史学会会长）写过一本书：《不列颠哥伦比亚掌故》，书中提到，不列颠哥伦比亚西岸夏洛特皇后群岛的土人，大多含有中国人的血统。这些土人，自称是十三世纪元世祖忽必烈东征日本失败，漂流至该岛的元朝水师的后代……

应该相信，麦基威博士身为一个历史学者，是不会无端凭空杜撰什么土人的传说的，这则掌故是可信的。试想，数千艘战舰的水师，被台风倾覆，侥幸存留若干随风漂流至大海的某个角落并不奇怪。夏洛特皇后群岛上的土人自称是元朝水师的后代，正是十三世纪元朝攻伐日本大海战的历史余澜。倘若没有这个传说来与当年的海战相印证，反而是奇怪的。

剩下的问题是，幸存的元朝水师的船舰，为什么会漂流到夏洛特皇后岛而不是别的地方？古人的船舰漂航美洲是可能的吗？

我把这个问题向一位朋友提起——这位朋友早年曾与我在军中同一部队服役，转业后当了多年的海员，曾经漂洋越海去过许多国家。

“什么？决不可能！”听到我的问题，这位海员朋友毫不犹豫地否认，“开玩笑，原始的非机械动力船舶不可能渡过大洋。想想印度洋可怕的季节风吧，现代的万吨巨轮都会被拍成两截！再说，水的问题怎么办？经年累月地漂在海上，储存的淡水会变馊……怎么办？”

这位朋友无可置疑的判断几乎打消了我对此继续探究的勇气。有发言权的当然是他，而我由于实践和知识方面的欠缺，甚至对他的意见都没有办法怀疑。

后来与大连海运学院教授杨熹的相遇使我获得了真知。



印第安人自古使用的苇舟

那是一位很有性格的古稀长者：能洞彻人肺腑的双眸，刀削似的清癯面颊。杨熇教授学识渊

博，在航运史研究上颇多著述。甚至在他的主持下，于我国古港口泉州开办了一个航海博物馆。

杨熇教授的意见是——

元朝水师因台风漂流到美洲是可能的。因为研究中国古代航海史，可以得知中国上古先民趁海流漂航太平洋东岸的事实。

杨熇教授说，过去一般讲，古代中国是一个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内陆国家，其实这不全面。中国不只是一个农业文明高度发达的内陆国家，还是一个向太平洋完全开放型的海洋国家。古代中国的海岸线很长：从北方现在位于俄罗斯东部海岸线的鄂霍次克海到南方的北部湾，长达三万多公里。六千多座岛屿星罗棋布。内陆的江河几乎都直接或间接通向海洋。尤其是我国东南沿海的百越人，更是典型的航海民族。

《管子·撰度篇》记载：“共工氏之王，水处十之七，陆处十之三”。

《越绝书》云：“以舟为车，以楫为马，往如飘风，去则难从。”

《诗经·卫风》有句：“谁谓河广，一苇航之”。

《易经》载，黄帝“剡木为舟，剡木为楫，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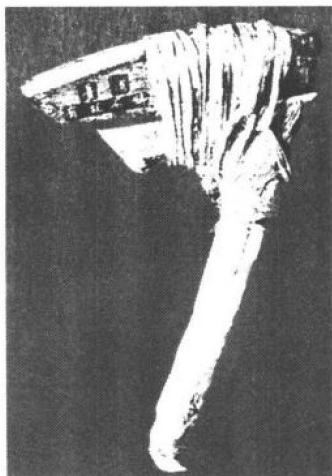
我国百越文化的特型器物有段石镢(古人制造独木舟的工具)经历的由西向东跨越太平洋的传播过程，恰恰证明了百越人漂航



迁徙的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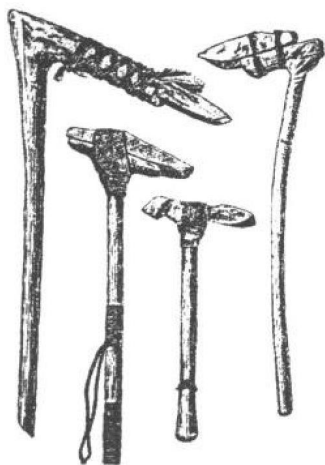
翻开杨熹教授主编的《中国航海史·古代航海史》，可以看到如下记载：

“有段石铳，是一种体型比较复杂的石器，不像打制的旧石器那样容易制造，所以不可能在世界各地同步发生，一般是起源于一地，而后随着制造人的移徙传播至其所到之处。从发展的顺序看，在中国发现的多是初级和中级的器物，高级者比较少。而在菲律宾和波利尼西亚各岛所发



中国台湾岛有段石铳

现者，多为高级型的，制作时间比中国所见者为晚。考古界据此断定有段石铳起源于中国的东南沿海，后经百越人漂航传到太平洋各岛……可以说，凡是出土了有段石铳的岛屿，便是百越人海上活动的所到之地。百越人从中国的东南沿海，逐岛漂航，一直到达了拉丁美洲西岸。”



波利尼西亚群岛有段石铳

经考证，杨熹教授指出了几条上古先民漂航美洲的路线：

一条是北太平洋海流，由钱塘江附近的河姆渡起，中途经过夏威夷岛北端，而后直达墨西哥北部的瓜达卢佩岛附近。近代在夏威夷岛上出土了有段石铳和大汶口人的遗骨，证明了百越人和



龙山人乘这条海流向东漂航的事实。

另一条漂航的海流是赤道逆流。它的路线是：百越人从福建、浙江经台湾到菲律宾；另一支从广东直接到菲律宾，然后经婆罗洲北部和苏拉威西岛，乘东去的赤道逆流向东漂航，直达波利尼西亚各岛，进而远达美洲西岸。

还有一条路线：从海外龙山文化被发现的遗址分布状况看，上古先民从山东渡过渤海，沿黄河北岸到达朝鲜半岛南端，然后借左旋环流漂航到日本北部，再穿过津轻海峡，乘黑潮和北太平洋暖流向东漂航……

由此看来，元朝水师残部最有可能或者说是肯定乘黑潮海流这条路线漂至美洲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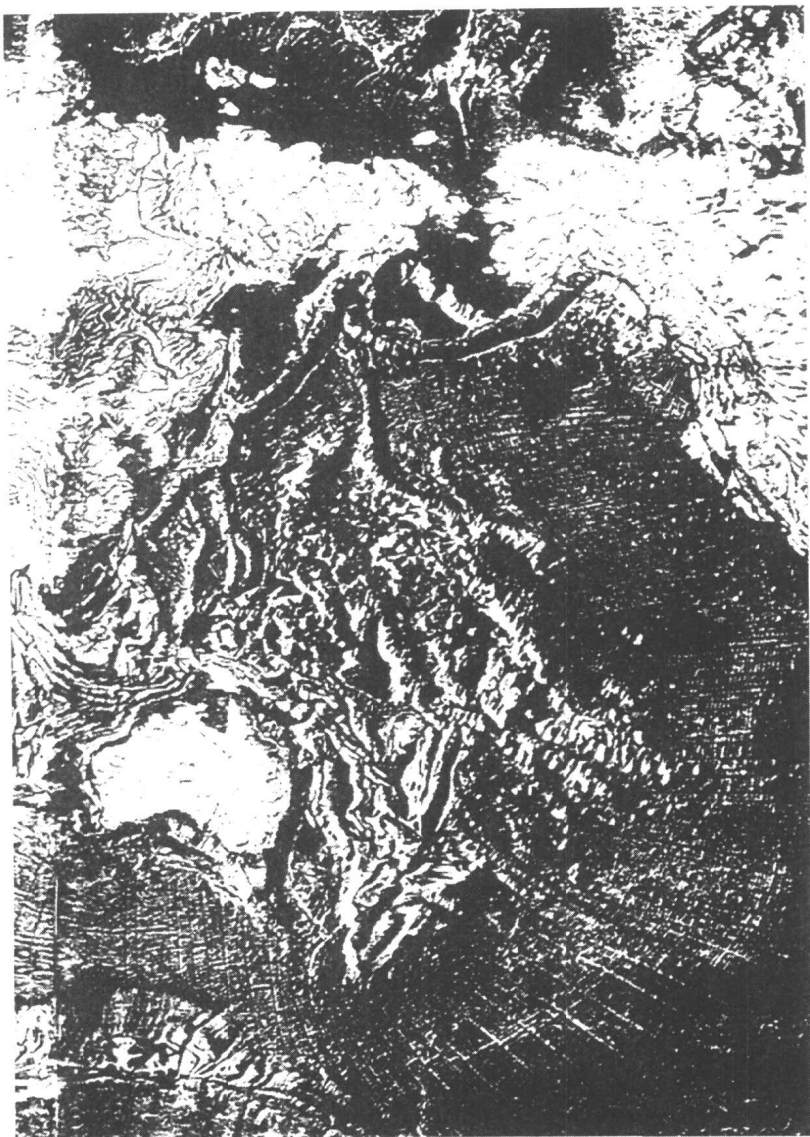
我对黑潮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我在世界地图上查寻，脑海中不时翻腾与想像。700多年前的元朝水军，是怎么样被飓风吹送入黑潮进而漂至美洲呢？

果然，离日本津轻海峡不远，靠近日本千岛群岛处，赫然标有“黑潮”两个大字。而与黑潮相接的是太平洋暖流……这条航路以北不远便是连接亚洲和美洲大陆的阿留申群岛，再向东便是阿拉斯加海湾。而神秘的夏洛特皇后群岛正处在这条航路的东端——位于阿拉斯加海湾东南端的北美大陆西岸！

可以推想，当年忽必烈的水师攻伐日本，最有可能的路线是由中国大陆东部海岸线出发，由东海与黄海之间过济州岛，抵达日本九州岛一带，或是再向东北前行，进抵日本海东岸的本州岛京都以西海岸。倘若在以上海域遭遇台风突袭，幸存的船舰最有可能的方向便是顺左旋环流被带入津轻海峡，而一出津轻海峡，船只便会进入黑潮暖流。一旦如此，船只漂流的方向便只有一处：太平洋东岸的美洲。

查阅资料可以知道，黑潮海流，因其远看为蓝黑色，故被称为黑潮。它流宽约100多公里，平均水深400多米，日流速为



世界海底地形